

本期主打：（长篇小说）少年夏不安 蔡琰著 少年时代的暗恋，就算错过少年，也不能真正忘记。

盛

开

经

小

诗

辽宁教育出版社

S h a o N i a n

少年夏不安

X i a B u A n

盛开
Bloom
主编◎方达



bloom 盛开
盛于繁花·绚烂盛开
长篇文所0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少年夏不安 /方达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82-8225-2

I. 盛… II. 方…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206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74 千字 印张: 18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 放	责任校对: 刘 琛
特约策划: 方 达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程园园	特约印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熊琰工作室	

ISBN 978-7-5382-8225-2
定价: 26.80 元



目录

1	少年夏不安	楚玳
132	朋友	萧若薇
164	春满楼	刘丽朵
196	牛丽莎白	马小淘
217	水草	宋艳珊
235	少年故事	李晁
249	再见,槟妮	柳焕杰
264	风吹来的沙落在记忆的脸庞	语笑嫣然

最小号

少年夏不安

朱梦 / 文

A 789

5-13



图片:mario

少年夏不安

文 / 楚玳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少年夏不安

文 / 楚玳

Part A

One

整个夏天都过去了，可是空气还是热的，站在夜晚的天桥看车来往的时候，还是会被蚊子咬，咬了依然会有包，可是夏天真的已经完全过去了，那些宽大的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卷曲，然后飘飘荡荡地落下来，而长安街上的银杏树叶，是早已经细密地铺了一层在脚下了。

段可喝很多很多的水，即便是这样，每次上课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整个身体里的水分都在慢慢地被蒸干，学校里除了上课的时候总是人声鼎沸，谁知道原来细碎的声音多起来，就可以变得那么声势浩大呢？

四中的操场上永远有那么多精力过剩的男生嘶吼着奔跑，头发都被迅速流下的汗浸得湿湿的，不一会儿又被蒸发掉了，只剩下难受，可是那有什么要紧。段可站在教室窗口抱着水杯，看见篮球场边上密密麻麻的一圈女生，嘴角不禁轻扬，心里想，那么，等到再过两年的这个时候，应该还要更早一些的时候，苏辰末差不多就该毕业，操场上大概不会再同时出现那么多女孩子了。

尹曼似乎知道她在想什么一样，在旁边冷笑，说：“看吧，等这个苏辰末一走，这些姑娘们大概要伤心死了。”段可侧过脸去，笑嘻嘻地说：“还是你跟尹嘉

幸福啊,自家兄妹,同住一个屋檐下,近水楼台的。”

尹曼被她调侃得哭笑不得。

每个中学总有几个拉风的人物,四中当然也是不能免俗,在非官方的纪录里,高二(1)班完美得简直像神话的陈果同学,还有高一(2)班的音乐才子林越,高一(1)班的关寒和秦赫等,都是大众熟知的偶像级人物,四中人才济济,这类人也数不胜数。

说实话,苏辰末并不算是里面最优秀的,他是那一年刚进校由于身高一米八,在一群十来岁的南方小男孩中一站,简直是鹤立鸡群,加上视力标准身体健康脚长手长,立马给校篮球队收编在册。

一个人,四肢健全不傻不笨,身高优势明明地摆在那里,不打出个样子来简直天理难容。两个学期过去,苏辰末顺利荣登校篮球队主力前锋。

四中向来标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校队参加比赛不断,那一年又正好是动画片《灌篮高手》风靡一时的时候,苏辰末赶上了好时光,从此日日沐浴在女生关爱的眼神下,幸福无比。

这是段可对苏辰末的总结报告,但是只好悄悄地说,尹曼听完只得笑一笑,没有话可以答。她是心虚,对这样一个跟自己关系奇怪的人,她没有办法给出任何公允的评语。

她把目光望向下面的操场,那个投一次篮就会引起一阵尖叫的阴阳怪气的家伙。尹曼看见篮球场边上的姑娘们简直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不就是把一个球投到一个筐里去,至于那么激动吗?她们怎么就能有那么多的空闲时间,跑来看一堆肌肉男跑得浑身臭汗……

她拉一把段可:“我们回去坐吧。”

段可坐在左侧第三排窗户边,除了偶尔阳光刺眼,还受到老师时常关爱的眼光照顾外,还算是得天独厚的好位置,整个四中是没有同桌这个名词的,向来是单人单坐,一个小长方的桌子,一张竹黄色的靠背椅,这样就连考试的时候也不必重新排位,方便了中学里频繁的期末考月考周考小测验们。

这一节是半自习,数学老师要评职称,赶着上课时间忙自己的申请资料,所以让学生自己做一节练习题,除了钢笔在纸上的沙沙声,整个教室安静得吓人,段可把大16开的英文书立起来挡住一小块阳光眯着眼一边做数学习题一



图片：贺远

边不忘偶尔望望窗外发一会儿呆，教室里是有深蓝色的窗帘的，宽大绵长，但是她不愿意把窗帘放下来，因为舍不得这阳光，已经是初秋，叶子飘落下来，偶尔顺着段可这边的窗户落下去，跌跌撞撞的，让人怜惜。

外面又是一阵欢呼，段可听见，侧脸去看尹曼，那边正好也抬起头来，两人心知肚明地相视一笑，不是苏辰末就是那位校队里三分球超级准的宁三公子又进了一个球。

Two

段可第一次遇见苏辰末，是在她家居住的家属楼小院里。

那是建设局自己的家属楼，四栋楼都互相面对着脸，成为两道平行建筑，中间一小片草地，凉亭花池假山，一个都不少。正是盛夏，空气都是黏黏的，热得让人不想动弹，她抱着一本书，在阳台上坐着一张摇摆椅昏昏欲睡，阳台对着一排树，长了许多年，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住，没有人会爬上去锯掉它的枝干，所以长得有三层楼那么高，树叶茂密得不得了，风一吹，哗哗作响。

一整个暑假，段可几乎都在这阳台上恹恹地听着树叶的哗哗声响以及知了从不疲倦的叫声，闭上眼靠在椅背上，一摇一晃，很快就能睡过去，到了夜晚

却变得异常精神抖擞，她抿抿唇，什么时候能学会两眼放光，自己也许就真要变成一只猫了。

那天大概是整个夏季最炎热的一天，又或者不是，段可忘记了，可是这样一个南方小镇，也真热不到哪里去的，顶多了，二十来度吧，她没出过远门，并不能想象全国四个火炉城市的热，只知道现在这样的温度已是这个城市夏天的极限。楼下几个小姑娘把橡皮筋绑在两棵高大的梧桐树下，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茂密的树叶抵挡炙热的阳光，段可正坐着的阳台，就正对着这样一个场景。刚才对楼的尹嘉、尹曼姐妹还来叫她一起跳皮筋，她想也不想地拒绝了，开玩笑，这么热的天，还去做剧烈运动，简直是自己折腾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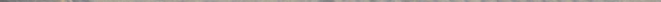
段可把拖鞋踢掉，脚蜷起来，就这样悬空吊在椅子上，她侧过身子半躺着，懒懒地打个呵欠，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楼下正跟几个小姑娘跳皮筋跳得无比欢畅的尹嘉、尹曼两姐妹。

尹嘉、尹曼跟世界上大多数双胞胎一样，拥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脸，也一样拥有毫不相干的性格，尹嘉比尹曼早出生了五分钟，就这样轻易地当上姐姐，但却跟她刚出生时一样，是个急性子宝宝，她大咧咧地说：“哈，反正伤脑筋的事情还有小曼嘛！我就可以省一点了，脑筋用多了也是有损耗的呀！”

段可笑她：“似乎科学家跟老师都说天才的大脑也不过开发了一点点而已……”不待她说完，尹嘉一瞪眼：“他们说你就信啊，万一骗人的呢？那时候不是亏大了，还是省一点，留着慢慢用。”

直说得尹曼跟段可哑口无言，哭笑不得。

在整个建设局的家属楼里，年龄相仿的小姑娘有六七个，段可独与尹家姐妹交好，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不过是建设局几年前刚盖好新楼以后两家正巧在相邻的两栋楼，她的卧室跟姐妹俩的正巧面对面，随时可以对话，每天这样六只眼睛相对着，一样的年纪还有一样的烦恼又还一直同校，要好是理所当然。做作业的时候她们总是要讲很多话，说今天在学校的小新闻，班里发生的好笑的事情，或者哪一首歌很好听，但是这样直接对话容易被大人发现，所以她们总是写上一个小纸条，包上一块橡皮擦，轻轻一抛，就顺利抵达目的地，这样一边聊天一边写作业，作业就变成不那么讨厌的东西。



图片:mario

年少时候的友情总是很容易培养起来，段可渐渐与姐妹俩熟起来以后，也能很快地区分开她们，那个唇角眉梢总是带点笑，神采飞扬的，是尹嘉；剩下的，那个左眼下方有一颗小小的咖啡色的痣的，自然是尹曼。

苏辰末出现的那天她们跳的是一种叫马兰花的橡皮筋，跳一场下来最少也得三五分钟，非常消耗体力，又是在这样厉害的太阳底下，一边跳，还得在口中念口诀：“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一直要这样念到一百一才算完。不一会儿，尹嘉第一个吃不消，连连叫：“累死了，都快喘不过气，我不行了！”一边说，一边自顾自朝另一棵树下的石凳子走过去。剩下两个小姑娘，也各自站在一旁，只有尹曼还精神奕奕，坚持要跳完最后一个步骤。

等到连尹曼也快没力气的时候，从建设局的大门走进来一个陌生的女人。段可坐得高看得远，所以比别人都先看到她，那个女人看上去还很年轻，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挽着髻，有一张非常清秀的脸，穿了一袭米白的长裙，脚下的鞋也是精致的半高跟，纯白，跟这个城市所有女性的打扮都格格不入，她一走近，一下子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正在跳皮筋的尹曼也干脆停下来，看住她。那个女人领着一个跟她差不多个头的男孩子，不急不徐地朝这帮小姑娘走过来。

“小姑娘，我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叫尹志谨的住在这里？”她微笑着开了口，是软软的普通话，声音很温柔，尹嘉和尹曼一起问：“你找我爸爸做什么？”

“双胞胎就是不一样啊！”段可感叹着在楼上轻轻向后仰，于是那把老爷椅子又开始吱嘎着前后晃悠，她家住在二楼，大人们几乎都在屋子里开着电扇睡午觉，尤其安静，楼下谈话的声音毫不费劲地传上来，有漂亮的陌生人，她睡意消了一大半，眯了眼，耳朵也竖了起来。

那个漂亮的女人依旧微笑：“我是你爸爸从前的同学，正好路过这里，来看看他。”

“噢，他在睡午觉呢，你等我去叫他啊！”尹嘉从石凳子上一跃而起。

尹嘉刚上楼，段可就看见那个漂亮女人走回去对那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说了几句话，然后自己转身向大门走去。不知道是天气热还是什么原因，男孩白皙的脸有些涨红，他并没有回头看她的背影，只是紧抿着唇一个人站在距离尹

曼她们十来米的位置，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太阳正在他的头顶，照出他脚边一小团影子，他这样跟所有的人站得远远的，显得非常突兀。尹曼靠在一棵树上，她有不好的预感，所以毫不掩饰地盯着这个男孩子看，一片早天的叶子跌跌撞撞地飘下来，可是没人注意，他也看住她，表情坚毅，楼上的段可把他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终于注意到他的手，垂在身旁的两只手都紧紧地攥成了团。

那一天，尹嘉带着爸爸下楼来，那个漂亮女人却不见了，只留下一封信，被揉得皱巴巴的白纸上面只有一个字，纤细的钢笔字，干净利落，是个“苏”字。尹爸爸一看到那个字，就脸色发白。

他站在那个男孩子面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苏，苏辰末。”苏辰末抬眼看面前的男人，缓慢地报出自己的名字。段可坐直了，顺手将放在椅子边的望远镜也拿起来放在眼前，高倍的望远镜根本就没办法看到全貌，段可将望远镜放在眼前就只能看见这男生的局部细节，从头看到脚。他的眉毛浓密却一点也不杂乱，略略向上扬，眼睛是浅的咖啡色，睫毛根根分明，鼻子也还不错，只有嘴巴因为抿得太紧，完全看不出弧线来，但是即使如此，作为一个男生他也实在是漂亮得不像话。嗯，那眉毛一定是修过的。段可下了定论，她正看得起劲，却听见妈妈在卧室叫她的名字，放下望远镜一边答应着一边走出去，不用听她也知道妈妈要说什么，无非是千篇一律地叮嘱她在自己上班的期间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水龙头要关好之类的，可是不听又不行，每次段可都是心不在焉答应几声，好不容易妈妈出了门，她回到阳台上时，那个男孩子已经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尹嘉、尹曼姐妹，以及尹爸爸。剩下两个刚才一起跳皮筋的小姑娘，正在将绑在树干上的皮筋解下来。

段可打个呵欠，半躺在那张老爷椅上，一晃一晃，吱吱嘎嘎。

这是惬意的假期，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学校里的课并不太轻松，可是也不会很沉重，中学刚刚念了两年，到时候再直接考进本校的高中部，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她才十四岁，暂且还想不到那么远去。

她把头仰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看被树叶遮挡了一部分的蔚蓝的天，夏日潮温暖味的空气随着风扑进她的身体，心里略略惆怅地，她叹了一口气。

她把头仰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看被树叶遮挡了一部分的蔚蓝的天，夏日潮温暖味的空气随着风扑进她的身体，心里略略惆怅地，她叹了一口气。

她把头仰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看被树叶遮挡了一部分的蔚蓝的天，夏日潮温暖味的空气随着风扑进她的身体，心里略略惆怅地，她叹了一口气。

当晚几乎全院的人都听到C栋传来的争吵声，伴随着人声还有碗碟被砸碎的声音，段可依然在阳台上，点了蚊香，抱一个Walkman，一边听音乐一边抬头看天空，耳机里传出的是钢琴曲，这样清脆的钢琴声轻缓地流淌在吹着凉风的夜晚，她满足地用脚蹬一下地，身子向后仰一仰，老爷椅就遂她愿，慢悠悠地前后晃荡，有微微晕眩的快感。

在小镇，工业并不发达，于是夜空也愈加显得干净，没有高建筑，一抬眼，可以看到整片纯净的天，星星很多，段可眯着眼睛看，只认得一个北斗七星，她的耳朵被塞住了，听不到别的声音，直到爸爸推开阳台的门，拍拍她的肩膀，她扯下一个耳塞，听见爸爸说：“小可，尹家姐妹找你。”刚说完尹嘉就在他身后钻出来，眼睛红红的，段可站起来，尹嘉一下扑到她怀里哭起来：“小可。”段爸爸体贴地退回屋子里去，将阳台的门带上，让这三个女孩子单独相处。

“怎么了？”看见爸爸离开，段可问站在一旁的尹曼。尹曼说：“我爸妈在吵架，吵得厉害，我们过来躲一躲。”

“他们也许要离婚！”尹嘉放开了段可，依然红着一双眼，鼻尖也已经红红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三个小姑娘盖着一张薄毛毯，半躺在床上，两姐妹断断续续说了一个多小时，段可才理清了事情的原委，一切的起源当然是那个叫苏辰末的男孩子，他凭空出现，尹爸爸又仿佛理所当然地将他领回家去，尹妈妈追问着他的来历，尹爸爸却别开脸去，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故事太老，每一个字都硬得像石头，卡在他的喉咙，他说不出口。

尹嘉哭得累了，已经蜷作一团沉沉睡去——她跟尹曼睡一头，段可睡另一头，段可房间放的是老式的双人木床，结实，宽大，漆着妩媚的暗红色，是父母从前结婚的时候打的家具，段可一直喜欢，正好父母买了新的席梦思，她巴巴地要了来，一放，就占据了整个卧室的三分之一，可是她喜欢，床头亮了台灯，也是老式，有高高的支柱，还有一个红色圆顶的纱罩，光线穿过这些狭小的缝隙，照在墙上，是迷蒙的红，像是一个微甜的梦。

看见尹嘉睡着了，尹曼略微起身，将枕头竖起来垫在身后，段可抱着白天没看完的那本厚厚的书，掠一下垂下来的发，问她：“睡不着？”

尹曼想了一下，问她：“小可，你说，如果我父母离婚了，我跟谁呢？”段可愣住：“你瞎说什么，不会的。”说完自己都觉得声音虚弱，连忙加一句：“你爸爸妈



妈感情那么好,不会的,吵架么,我爸爸妈妈还不是经常吵,提离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她笑一笑,指一下隔壁:“喏,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尹曼涩涩地对她笑一下,笑容一闪而过,她叹息:“小可,你跟嘉嘉都那么乐观。”

段可笑一笑,说:“好啦,早点休息吧,睡醒了就都过去了。”尹曼答应着重新躺下,入睡前嘲讽地想,一切都过去,如果是一般的争执,当然可以装作没有发生,但是那个无端出现的苏辰末呢,活生生的一个人,从此要生活在他们家里,怎么能当做是透明的呢?

Three

只要世界末日不大驾光临,生活总还是要继续下去,距离苏辰末事件已经大半个月,平息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尹曼的想象,大家似乎都平静地接受了苏辰末的存在,尹嘉已经能够不时跟苏辰末聊得兴致勃勃,几乎完全忘记这曾经是



父母差点离婚的导火线。她搬去尹曼的卧室——为了给苏辰末腾出一个房间。那天从段可家回来,家里就已经恢复了安宁,碎片已经收拾干净,除却父亲脸上有嫌疑的微肿,眼睛布满血丝,别的完全看不出异样。

只有一次,尹曼跟尹嘉一起将卧室腾出来给苏辰末时,妈妈找了一个间隙问她:“曼曼,那天你们看到那个阿姨,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

那天是尹嘉上了楼,她留在楼下,远远地,跟苏辰末对望。她还来不及看清楚那个阿姨的样子,她就已经走掉了。只留下一张写了一个字的纸。

她坐在妈妈身边,头靠过去,妈妈的怀抱永远柔软温暖,她双手环抱住妈妈的腰,问:“妈,那个苏辰末,是爸爸的孩子么?他要在我们家住多久?”母亲勉强笑一笑,轻声说:“我不知道。”可是她的眼泪就快掉下来,也许,并不是不知道。尹曼是怀疑这样的答案的,不说不是,也不说是,而是说,我不知道。

多么意味深长的四个字。

大人们统一了口径,对外一律宣称苏辰末是一个远亲的孩子,因为父母生意繁忙,所以托给他们照顾一阵子。

这样漏洞百出的解释。

可是看到爸爸伤神的脸,尹曼不忍心戳穿什么。

苏辰末竟然就这样住了下来,假期只剩了一半,他来的时候除了一身衣服,手中捏一张纸条,别无其他,尹爸爸忙着每天带他上街买一切必需品,今天是衣袜鞋帽,明天是各类书籍,后天是……从内到外,从精神到肉体全副武装。尹曼冷眼旁观,偶尔看见爸爸注视苏辰末的眼神,心里暗暗叹一口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的饭桌上没有人会说话了,每天都一阵长久的沉默,只是爸爸时常会跟苏辰末单独待在那间卧室里,尹嘉曾经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大概是隔音效果太好,什么也听不见。

Four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新开学的景象永远都是热闹非凡。段可的暑假作业早在还没放假时就做完了,几个同学约好了一个做一科,做好了范本交换着抄答案,头不抬手不停,平均两小时一本,如此处心积虑,只不过想剩一个悠长的假期好好享受。

整个暑假,实在是太悠长,太享受,数学作业都不知道被她扔到哪里去了,临到报名才在家里一阵乱翻。段妈妈陪着一起找,不时念叨她几句:“女孩子家的,怎么这样没有收拾。找不到看你怎么报名!”段可找累了,听见这个话,顺势坐在地板上,笑嘻嘻地:“妈,你放心,我们学校近几年升学率节节降低,学校不会因为这样一点小事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考取大学的学生的。尤其是我这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一代杰出……”她想说杰出少女,一抬眼,迎上段妈妈的怒目,于是识时务地当一回俊杰赶紧闭嘴。

终于在书柜里面找到,薄薄的一本数学作业被段可夹在一本极厚的词典里做了书签。作业凑齐了,再从妈妈手里拿了学费,一并放进书包里。

在教室里遇见尹嘉、尹曼两姐妹,大约已经报完名,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玩编绳游戏,看见她,对她笑一笑,招招手。段可把作业交给老师

审阅，课桌上已经叠了高高的几摞，估计全校的作业本累积起来拿去卖废纸都能狠赚一笔，段可暗暗心疼，要是不用交公，她一定是要留着来年卖给学弟学妹，反正每年是一样的版本，还只是用了订书机订的，换一个封皮写下名字就行，还省得他们自己动手抄得万般辛苦。

还没心疼完毕，老师早已手脚麻利地接了钱开好了收据递给她，顺便通知，周日开学典礼，然后打扫卫生，一切完毕之后领书，周一正式上课。

“怎么不回家？”段可走到后座去，尹嘉撇一下嘴角，说：“在等我爸为了他的新儿子攀权附贵凯旋归来！”听得段可一愣，尹曼一边用小指去勾横在尹嘉指间的一缕线，一边解释：“别听她说，是因为苏辰末是插班生，又没有档案，爸爸在跟校长商量，让我们等他们一起回家。”段可一面感慨这两姐妹的用词迥异，一面饶有兴致地看她们十根纤长的手指头左右翻飞，手中的一根打了结的绳不时变幻出另外的样子，只是左右不过那十来种花样，周而复始，但那两双手指实在动得漂亮，段可看得津津有味。

尹爸爸是建设局的局长，每年跟四中打的交道不算少，小镇上本来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哪里会不卖这个面子。苏辰末顺利进入四中高中部，分在重点班，由学校金牌数学老师小黄老师直接辅导关照。吃晚饭的时候，尹爸爸特地给自己斟了一点酒，那是镇山的米酒，入口清醇，可是后劲十足，一杯接着一杯，喝到末了，他伸手拍拍苏辰末的肩膀，对尹嘉、尹曼姐妹说：“以后你们要叫哥哥，知道吗？”尹曼略略抬眼，看见他看着苏辰末的眼睛里明明白白写着疼爱，尹嘉老实地答应一声，哦。苏辰末只是沉默地吃饭，不说话，眼神也不跟任何人相对，他这样沉默着一天又一天地度过，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四中作为一所中学来讲算是比较大的，地处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竟然除了教学楼，还能拥有两个运动场，无一例外地都用跑道围起来，中间的部分，大一些的那个是个足球场，稍小的，是四个篮球场并排而立。每天清晨或者黄昏，总有一些学生三三两两地坐在篮球架下背单词，累了，就靠在栏杆上休息一下。

段可很喜欢在篮球场的这个运动场闲坐，原因很简单，因为周围种了高大的树，坐在树荫底下清凉舒适，她是学校排球队的，在不是篮球赛季的日子，四